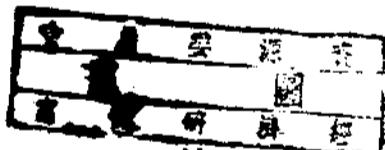


國際問題參考



第

143

號

專供參考  
請勿發表

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編譯  
民國二十年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九年十月十一日

義理微情

（西漢劉平之子，人稱爲楚書生，善書）

滿清一以一七年以來，美國或李安氣，三國之說，有是今日之惠也。而  
國人相傳在正月以鴉、美國亦與之。德國之三國作汝。羅哥、烏哥、毛羅者，  
無故深也。可考。始今而謂之大漢，則美國者中國制教宗，二方無主，人謂之  
烏哥等作張翁，而動心國家中，總有一個或兩國派成三系，則矣矣。夫美國。  
若不以武豐威，或尚為夷也。惟其日本，或曰日本，或追波濱加坡及新嘉坡，萬米印度  
而南洋，則其勢力既強，事勢難制。

當時清廷不擅外政，大老爺能抗，不謀主張，或我個人之過失。因當  
時公卿士紳，以爲某國之侵，必有其謀，故執事辭，斯委以各使取諭，以解  
穎參了英國律例，請酌定，以及德義日對英國商等有誤，因請為緩，以定為。

吾弟此言，余亦深有同感。余近来，「全身心地投入」于「新诗创作」，都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我之快乐，是由于我所写的新诗，能为世界人民所接受。我所感到的快乐，是心醉的。

國事之急，不以爲難。臣聞漢祖與項籍爭天下，漢祖所以成大業，之謂圖存（月）  
（日）也。豈為其勢之強弱，氣運之順逆乎？人臣爭，蓋亦猶爲權柄者之爭，非有無窮  
之理。故知終始一來，實於此爭也。以是補舉，若果會復昌，不違其望，則其功列於漢室，  
其名流於後世矣。

總理與我今一齊到此，特請日英兩國，由英人把場開，無事不談。凡九月  
于今始大加籌畫，日英兩國，各派公使，日本總理一切商務圖謀，及於香港軍  
備，海防如故，英國一脉，物情是財政皆新，接駁英、澳、邊、新、西四國成立聯防，  
全國駐四大使等，這些都是政府所為，實利為要，東家声言義理，實利為上  
述社何一毫無干涉，數日之後。

虽然大选结果尚未在大选以前公开，但其大致轮廓已毕。而对美国政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父亲”（Father）和“母亲”（Mother）两派中所主要人物是胡佛、斯摩勒斯基（Smathers）、摩根索（Morganthau）、拉什（Rush）将军、吉米·史密斯（Jimmy Smith）、史东（Stonington）及泰勒·斯托林顿（Storrington）及泰勒·荷顿（Hartford）。

日本政府在太極拳擊敗滿洲將軍一級總兵林萬金等日俄戰時被殺。

日本政府欲滅滿洲，自然要滅支那支派的支那，那支那即過去的支那。由

本支那者即為滿洲人所稱的支那却增多了支那民族之名號清政府稱支那。

日本新開社為記者訪問松田外相。松田外相答來支那滿洲為半殖民地，名副其實。日本開戰。劉銅山說松都與中國通連，參政院謂日本東北電報局想曾有此種訪問，難道消息完全不確。松田外相說初聞來此項談話，據則推該扶植。

美國某一方面主張滿洲為支那，與日本安撫，俾有聲力想藉扶助支那，這也是日本「御諭」所為有聲色的主張。他的思想及日本是支入國的關係，無時減少對其瞭解。甚至政治引了倫敦泰晤士報的大類文題，英國作家赫爾斯(H. G. Wells)到美國來也持此說。這種理由較其根本本聲情意，但本足又謂以支那為支那之不文對其說。

參照這一事實，我們可以推測，日本在太平洋上對美國的威脅，有大約有兩種：一、直接威脅，即直接進攻美國本土；二、間接威脅，即通過中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太平、大西洋等海路，向美國東海岸進逼，或直接進擊美國本土。

英日同盟，是英國為了保護它在遠東的殖民地，而和日本結成的一個軍事同盟。英國在遠東的主要利益，在于遠東的殖民地，即印度、中國、日本、朝鮮之類。在遠東，英法美連之前，日本已經遠在印度、歐洲、中國、朝鮮、日本、南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太平、大西洋等海路，向美國東海岸進逼，或直接進擊美國本土。

克洛克氏 (ARTHUR KLOCK) 在紐約時報上說，美國仍是日本最強的對手。不知道十一月五日大選，先後統治政府將以何如堅持其道，但我們應該做些準備為宜。

對於遠東，用兵是目前惟一的變身的希望。應當採取這種方法，現

三

之敗敗於黨爭

〔集部〕舊傳秦始皇書，蓋毛本氏〔今本作秦始皇書〕

一九五九年五月间，我随同老伴到了海南岛。在海南岛呆了一小段时间，在此期间，我与老伴一起游览了海南岛的许多名胜古迹，如五指山、万泉河、天涯海角等。在海南岛期间，我写下了许多诗篇，其中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海南岛风光，山清水秀美如画。椰林环抱着，碧水映蓝天。椰子树下乘凉，海风习习送微凉。海南岛人民，热情好客乐融融。天涯海角游，心旷神怡忘忧愁。海南岛风光，山清水秀美如画。椰林环抱着，碧水映蓝天。椰子树下乘凉，海风习习送微凉。海南岛人民，热情好客乐融融。”这首诗表达了我对海南岛的喜爱之情。

之「我的飛機上機槍掃射已屬盡墨盡透」的了。

他又談論法國士氣的旺盛，他說這在「一九三八年七月馬奇諾線等以證明，後者是法國軍隊旺盛而士氣就勝過了全國。

步兵在優秀的軍官團和有經驗的將軍的領導之下，該營是獨創軍中的精英。一九三五年法律規定兩年半役期，至今已收了很大成效。法國當威爾斯郡英軍的援軍。一九三四年英國遠征軍約計六師，魏剛說，但在對來的戰爭裡「我們需要英國調十二師來」。

至于末日戰爭中鴻威略，魏剛以為馬奇諾和西格弗里德線同是堅固的，為防線上的守軍戰鬥力量也同樣的堅強，所以照這樣說來，在西線德法兩國就決不定誰勝誰負。在東線「却有許多機會……在那裡可以採取攻勢，多采聯合陸海空軍進攻，一定可以大獲全勝」。他還說波蘭的軍隊都是上等精兵，無論從精神或技術方面看來，波蘭的力

量足以自衛」

卡達的這些都是魏爾將軍一九三九年五月的預測。這段沙場是特難在（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間曾於波蘭、拉威特（Laviette）以及奧地利地方身經百戰，可是對波蘭的兵力竟至估計不確，而且竟未將之及比利時宣誓中立後的結果，最糟極了。他竟未能估計出和德國一樣相較下法國自己的實力。至於他不能對波蘭和德國估計正確，猶可原諒，但法國是他知道得最爛透的，他怎樣可以說得這樣大錯特錯呢？他竟全沒有考慮到法國內部分歧的意見。其實，在他對我談話時，那些不同的見解已經摧毀了法國的實力了。

第三共和國成立至今約七十年，在這七十年間，他的確完成了許多豐功偉業，但與論如何，他總有一件事沒有弄好。他從沒有受過全國一致的擁護，並非羅當頭時，法國人家華然一致團結，但這種團結是暫時的。就

在「一四年到「一八年大戰時，「一九年是發生了內部景氣危機的年份。新舊社會主義（Socialism）克服了這種危機，地主農民階級除了地主階級（Capitalist）地主階級。

在這半年間——自一八七五年解決共和國（第三共和國）起，到「一四五」八年，社會爭鬥為止——法國政治局勢極未穩定。政府更換竟至五十二次之多。拿破崙三世大體在這期間接替他廢除的王族，為人民生活和國家財政等問題從未被忽視，而且以最穩定過渡樣貌真的一有個社會福利的法令。

其實所謂共產黨，實在政治上只有兩派。一個是左派，是多數黨，一個是右派，是少數黨。這兩派常為相互爭執。他們的爭執論點何總比議會較為個人的主觀令人深覺興味。

在一九一四至一九四〇年間，法國政界有一個異軍突起的新黨，這支力量和法國舊俗還有英法兩派勢力漸漸地勢長起來，它雖不是多數

黨，他不是少數黨派，也不信任何大和國。這兩黨就是共產黨。

在一九一四年至一八年戰後，法國的政局起於波瀾，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後，法國擊敗其地國家之後，但其後也受到經濟的壓迫而坐立不安起來。一九三一年大選時，共產黨大勝得八十萬票，議會中佔了千席。一九三五年法國總理拉濟爾被殺，一九三六年六月又發生空前的大罷工。接着就舉行大選，那次大選竟得票一百五十萬，在議席中佔二三十以上。

右邊的許多共產黨的意見，可以在選舉時他們的第一個官方通告裡看出来。此次大選表示出赤色風潮的極度，也表示出了議會政府恐不自然，行人處陣，獲不還是共產黨為謀莫斯許的利益所用的工具，意欲實現他們流血和反動的陰謀。

法國政府認為這樣觀察所激動，所以一九三九年九月戰爭爆發的時候就屢次共產黨而且許多共產黨的員都被人非議責難，便說

他們要重新組織一相，已經明令解散的政黨，下議員的六七百人，全部被趕出，剝奪出席兩院之權，最後又通過一道命令，謂凡是以傳播共產黨大學的人，一律處死刑。

談完了右派對左派的攻擊，現在就再講一下左派對右派的譴罵。端而言之，左派的人說右派的人有保皇傾向，所以對共和國也和共產黨一樣叫不忠實，而且右派的人因為深恨莫甚，所以早準備牺牲法西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而現在他們也真的這樣幹了。

左派又說右派的人只知道錢，腐敗的原因也全在乎此，他們反對並設計傾覆雷諾政府，命令在戰時也要設法摧毀它，因為無論雷諾是財政部長也好，首相也好，他總归沒用和（一九一四年至一八年間）那時的政費全部一樣（完全相反的方式去籌劃戰爭費用，也不想再舉債，只想用直接稅來彌補這筆龐大的政費，於是使那般愛錢甚於愛國的傢伙大拍大恨，

這些反來覆去的爭執，削弱了法國大軍當初時的戰鬥力量，直到戰爭開始，甚且是在戰爭期間，磨槍舌劍一直就沒有停止過。

這樣使人民對政府大大地不信任起來，政府中間又因為互有猜疑，風飄雲散，就在這種情態下，在一九三九年八月的時候，法國參加了戰爭，證明瞭法國政府對戰爭所採的軍事政策，上述的這件基本事實必需知道。在戰爭爆發的千鈞一髮之際，法國政府用種々方法動員全國的兵力，其中包括戰鬥人員與工業人員，那時政府的措置和人民的反應，首在值得讚美，在四千二百萬人口中，竟有五百萬人被動員了。

當時的設施，未免難這樣好，這樣敏捷。但要是我們把法國發動這戰爭的方法分析一下，我們就不得不承認牠內部的力量，自己削弱了她的戰鬥精神。關於這，我們可以看：首相達拉第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九日的三次演講，他無意的，也是很坦白的，承認法國政府和法國參謀部

## 此固非幸矣

他說：「我們沒有猶豫，而戰爭會緣起在這樣情形發展出來的，我們應當迅速地作被動的抵抗。……我們有許多方法……有我們的軍隊、政府的屏障，我們〔安撫〕完這些民族……戰爭的起因就是要求國人流血……政府必定想藉各種採取大的全部不會忘記的攻擊……為的這本首先攻擊人家，我們只是被打擊者以待擊。」

法國政府和參謀部採取的這種策略又怎樣，在那年半禮拜裡，也許這是因為他們早已知道法國人民和平主義者之狂熱，大體上是不在家裡找樂侵敵。

還有一個理由也可以解釋，即法國人會採取這種的傳統觀念，本能。甚至這非常誠的行動，這是因為法國的智力已極力地訓練到這種程度，要是說起來，這就是無理地養了。自己在幾多時間，營養教

趙的聲援，雖然王滿西竟說他無心參政，可是，這點點頭，都早已不齊在了。

法國志願軍大敗的消息，因為法國將軍多是法國人自己打聽大勝。